

## ● 岐黄随笔 ●

引用:李思慧,应荣涛,吴巧凤. 基于 COVID-19 探讨五运六气在中医防疫中的潜在价值[J]. 湖南中医杂志,2021,37(5): 125-128.

## 基于 COVID-19 探讨五运六气 在中医防疫中的潜在价值

李思慧<sup>1,2</sup>, 应荣涛<sup>3</sup>, 吴巧凤<sup>1,4</sup>

1. 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75;
2.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绵阳医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3. 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四川 成都, 621075;
4. 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与内稳态调节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21075)

**[摘要]** 五运六气学说(简称运气学说),是在我国古代特定背景下,基于长期、大量对自然气候、星象、物候的观察演化而成。本文基于 COVID-19 的发病特征对本病五运六气特点进行探讨,COVID-19 发病时正值己亥年终之气与庚子年(2020 年)初之气。庚子年金运太过,燥气流行,己亥年土运不及,风气大行,表现为岁运相同脏腑受病,所不胜之脏乘而发病,所胜之脏侮而发病。故 COVID-19 的基本病机是伏燥与风热疫毒搏结,阴津耗损,正气亦亏。其特点是伏燥兼风热,木强土弱,木火刑金。病位主要在肺、脾、肝,即在外感邪实的基础上多见肝失疏泄、脾失健运、肺失宣畅之症。同时本文对五运六气学说在中医防疫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潜在价值进行了思考,认为运气学说能对疾病发生发展做出早期预测,故了解并把握运气学说对实现未病先治、未病先防具有重要价值。并提出要辩证地看待运气学说,不能盲目夸大其预测作用,也不可机械推算、主观臆断,否认其科学内涵,而要做到灵活、辩证地发扬其真正的合理性。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五运六气;未病先防;中医防疫

**[中图分类号]** R22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808/j.cnki.issn1003-7705.2021.05.049

运气学说是中医学“形气相感”“天人相应”等中医整体观指导下,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岁气变化为基础,阐述自然、疾病、生命时空规律的中医经典理论。基于古代先民对自然界的精细观察与记录,涉及历法、天文、地理、物象、气候等多个领域。运气学说是一个推测具体时段气候变化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疫病影响的大型规律模型,蕴涵着“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及“三因制宜”的辩证思维,同时也是一个司天、司人、司病相结合的临床诊疗体系<sup>[1-2]</sup>。运气学说对疫病易发时间段、临床特点及防治均作出了相应的具体推测及临床指导<sup>[3]</sup>。《太医局诸科程文格》中记载,宋太医局国家医学考试曾将“运气”(即运气学说及疾病治疗预防方案)作为考试科目之一,且占试题总体篇幅的 15%<sup>[4]</sup>,考试内容涉及运气学说基本理论及其实际运用。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发生后,也有学者运用五运六气学说对其发病原因进行了推测。《疫疹一

得》载:“不知五运六气,捡遍方书何济!”“治时病不知运气,如涉海问津。诚哉言也!”在中医学防疫思想体系中,运气学说占有独特地位,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 年底,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SARS-CoV-2)感染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已被 WHO 正式确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命名为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在疫情巅峰时期,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公布,美国累积确诊病例 823479 例,累积死亡 40708 例(<https://coronavirus.jhu.edu/region/china>)。中华预防学会新冠肺炎防控组公布,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累计确诊病例占全国的 74.3%和 43.2%<sup>[5]</sup>,为疫情重中之重。除中国而外,还有 24 个国家和地区都报告了 COVID-19 确诊病例<sup>[5]</sup>。因 COVID-19 所具有的发病迅速、传播快、传染性极强、主症类似等特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项目(2020YFS0012、2020YFS0013);四川省成都市科技局项目(2020-YF05-00333-SN);成都中医药大学“杏林学者”计划“新冠病毒应急专项”(XGZX2003)

**第一作者:**李思慧,女,2019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针灸推拿学

**通讯作者:**吴巧凤,女,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针灸与内稳态调节,E-mail:wuqiaofeng@cducm.edu.cn

点<sup>[6]</sup>,从中医学角度将其划分为“疫病”范畴。本文从 COVID-19 的发病特点出发,探讨五运六气进行防疫的基本依据及潜在价值。

## 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1.1 COVID-19 发病情况 COVID-19 是由属于冠状病毒 β 属的 SARS-CoV-2 感染引起,其来源目前尚无定论,与 SARS 基因序列具有 79% 相似性<sup>[7]</sup>,主要通过空气、飞沫密切接触传播。COVID-19 临床表现可概括为以下 4 个方面:

①以发热、乏力、干咳、咽痛为主,发热多为低热;②重症患者多在发病 1 周后出现呼吸困难或不伴低氧血症,严重者可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血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型酸中毒及凝血功能障碍;③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淋巴细胞计数减少;④胸部 CT 呈现多发小斑片影及间质性改变,以肺外带明显。此外,尚有许多不典型病例,即“发热”并非首发症状,反而以消化系统症状就诊,如纳差、恶心、腹泻、便秘等;或以心血管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如胸闷、心悸等;或以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如头痛;或以眼科症状为首发表现,如结膜炎。COVID-19 各年龄段人群均易感,但以老年患者、基础疾病多、整体情况差者多见。COVID-19 的总病死率估计值为 3.06%<sup>[7]</sup>。

1.2 五运六气特点 《温疫论》云:“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缓者朝夕死,急者顷刻而亡”。《礼记·月令》有言:“(孟春之月)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焱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果实早成,民殃于疫”。《诸病源候论》记载:“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结合 COVID-19 的发病特点及流行趋势,可将其归属为中医学疫病范畴。此外,依据《素问遗篇》中“三年化疫”理论所阐释的运气失常情况,又可将 COVID-19 划分为“木疫”。COVID-19 起始流行时间为己亥年(2019年)。《素问·本病》载:“若丁酉失守其位,后三年化疠,名曰木疠,其状如风疫。”2017年丁酉木运不及,时辰已至,而上位甲子尚未退位,丁酉无法推行其木政,必郁而不发。对所郁之木气,若逢木所胜之年,所胜又恰有不足,木可乘之,郁闭之气可得宣之;或逢其所不胜,其所不胜过盛,木被克制到极点,亦可宣而发之。对应 2019 己亥土运不及之年,即为木之所胜;2020 年庚子金运太过之年,即为金克木极。

COVID-19 发病时正值己亥年终之气与庚子年初(2020年)初之气。己亥年为土运不及之年,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气克运,气盛运衰,为天刑之年,整体气候当湿不湿,反偏温偏燥,以风热(高温、干燥)为主<sup>[8]</sup>。终之主气为太阳寒水,客气为少阳相火,客气加临主气之上,二者不相得。外有寒湿,又逢少阳相火在泉,火气偏盛,反辱燥金。庚子年金运太过,燥气流行,己亥年土运不及,风气大行,表现为岁运相同脏腑受病,所不胜之脏乘而发病,所

胜之脏侮而发病。故 COVID-19 的基本病机是伏燥与风热疫毒搏结,阴津耗损,正气亦亏。其特点是伏燥兼风热,木强土弱,木火刑金。病位主要在肺、脾、肝,即在外感邪实的基础上多见肝失疏泄、脾失健运、肺失宣畅之症。

1.3 证治特点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载:“必折其郁气,资其化源,赞其运气,无使邪胜。”故其治当清宣润燥、抑木扶土、佐金平木,同时注意扶助正气。伏燥为病机之首,燥者宜润之。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提出,论治燥证“宜开通道路,养阴退阳,凉药调之,慎毋服乌附之药”,故在润燥同时应注重清宣给邪以出路,使其向外透达。若邪未除尽,则会继续伏藏体内,待非时之气在外引动,会有再次发病的可能性。据现有临床资料提示,COVID-19 患者多见肝脾失和、脾湿内蕴之证,如腹泻、大便不爽、食欲不振、乏力、肌肉酸痛等,舌苔也多厚腻,治当泻肝实脾、抑木扶土<sup>[6]</sup>。《医方考·郁门》载:“肝木也,有垂枝布叶之象,喜条达而恶抑郁。”郁木当疏,而非折之镇之。COVID-19 本多火多热,切勿大剂寒凉投之,还应特别注意条达肝气,固护脾胃。肝气疏解后,脾土亦无所困,气机中枢方能斡旋。故临床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还应注重清肝泻热、健脾祛湿。木气过盛,肝气上冲于肺,木火刑金,肺气亦不得肃降,故出现干咳、少痰、咽痛等症。治宜佐金平木,肺气肃降肝气方能随之条达舒畅。基于上述,尚需注意扶正。徐旭等<sup>[9]</sup>通过整理各省有关新冠肺炎中医药预防方案发现,基本所有方案中都提供了“黄芪”的处方,且以玉屏风散作为扶正方的代表。

## 2 五运六气在中医防疫中的潜在价值

2.1 未病先防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未病先防,乃是上工境界。运气学说能对疾病发生发展做出早期预测,故了解并把握运气学说对实现未病先治、未病先防<sup>[10-13]</sup>具有重要价值。历代医家及近现代均有运用五运六气学说对疫情的发生进行预测及验证的实例。吴鞠通认为温疫的发生与六气分布密切相关,并指出温疫好发年份为辰戌、寅申、子午、巳亥之岁。李民听<sup>[14]</sup>运用运气学说验证了兰州地区 1855—1947 年灾害发生资料,符合率在 70% 以上,表明运气学说的预测具有一定合理性。汤巧玲等<sup>[15]</sup>在探讨北京市痢疾发病与气象变动关联性的研究中,采用多元回归方程为“三年化疫”的科学性提供了依据。2003 年,顾植山根据运气学说对 SARS 的病因、病机、临床症状以及终止时间都做出了准确的预测和临床指导<sup>[16-19]</sup>。《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记载:“癸丑、癸未……二之气……其病温疠大行。”2003 年乃是癸未之年,SARS 暴发高峰期恰逢二之气。同时,运气学说对发病病候特征描述为:“岁火太过,炎暑流行,金肺受邪……甚则胸中痛,胁支满,胁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身热骨痛而浸淫。”而 SARS 正以发热为首要特征,其他症状包括呼吸急促、头痛、关节酸痛等。此外,基于三年化疫理论,

《素问遗篇》载:“假令庚辰年太过,如己卯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庚辰年也,阳明犹尚治天”“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SARS 发病是由于庚辰年刚柔失守,而致伏邪“燥”“热”“速至壬午,徐至癸未”致金疫发病。梁谊深<sup>[20]</sup>运用五运六气学说成功预测 2010 年甲型 H1N1 流行性感冒的流行与其终止时间。可见,把握运气学说不但可对疫病的发病时间作出合理预测,还可对其病机、临床表现作出相应描述,以实现未病先治、未病先防<sup>[21-22]</sup>。

2.2 瘥后防复 瘥后防复亦为治未病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祛邪务尽,防止疾病复发。目前临床资料提示,少数 COVID-19 患者治愈出院后复检核酸仍为阳性。故治愈出院并非是疾病诊治与疫情防控的终点。结合 COVID-19 五运六气的特点,伏燥为病机之首。王玉喜<sup>[23]</sup>提出:“伏燥潜伏,在外可无症状,但并不是无邪,多待正气虚弱或外界环境因素作用,有机可乘时伺机发病。”倘若治不得法,邪气内陷,伏留于内,待庚子年燥气流行之时,亦有再发风险。故出院后患者尚需采取相应防护措施,防止 COVID-19 复发。COVID-19 发病本强土弱,中焦亏虚,运化无能,一方面疾病初愈,切不可暴食、乱食,且不可滥用补益之剂,需时时照拂胃气,助其恢复,使气血生化有源充养四肢,以免“食复”。另一方面要固护正气,避风寒、慎起居、畅情志,避免过劳,以免“劳复”。

2.3 辩证地看待运气学说 《素问·五运行大论》载:“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运气学说表面上展示的是对于某一时段固定的运气进行推算模型,但实际上揭示的是一种规律。运气虽然会随干支纪年的循环具有周期性和规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应的气候、环境、物象、疾病会机械、重复地发生<sup>[24]</sup>。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记载:“帝曰:胜复之动,时有常乎?气有必乎?岐伯曰: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有一般必有特殊,有常必有变。气存天地之间,但万物乃其之“化”“变”。“化”是常态,是按照干支纪年推算的结果。而“变”并不包含在干支推算的结果内,而是恰时的实际环境以及物候。故对于疫情发生的可能性和变化趋势的预测,不能仅仅依靠天干地支的推算结果。顾植山<sup>[25]</sup>也指出,运气学说注重的是各运气因子间的组合序位及相互关系,而不是单一的气象数据。故而运气学说更多揭示的是概率,是规律,是警示,提醒人们“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无失天信,无逆气宜”,而不是一个固定僵化的必然结果。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失时反岁,五气不行,生化收藏,政无恒也。”气运虽有定数,犹有变焉。天人相应,人与自然四时六气无时无刻不通过无形之气产生联系而受其影响,但天地岁时之气不会只拘泥于常数的推演,在临证的过程中要明白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知常方能达变。借助五运六气理论,识得人体五脏六腑之偏性,推演出当下天时

岁气变化,“司天”“司人”后,尚需“司病”“司证”,因时因地辨证,从动态、整体、综合、理性的角度分析天、人、地、邪变化的特点。我们既不能盲目夸大其预测作用,也不可机械推算、主观臆断,否认其科学内涵,而要做到灵活、辩证地发扬其真正的合理性。

### 3 小 结

五运六气学说基于长期自然现象的观察,通过星象、历法、干支纪年演化而来的推演模型,系统揭示了气候、物候及疾病变化规律。从现代科学手段的验证与临床验案来看,其具有重要的潜在运用价值,特别是对流行病及传染病的预测、诊治与防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五运六气学说不是单一的气象数据,更不可拘泥于固定的干支甲子推算结果与运气格局,其更多的是揭示一种现象规律,提示人们从体质、环境做到未病先防。在灿若星河的中华文明中,五运六气曾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古人创造性地将其部分理论运用到中医防疫理论和诊断治疗体系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本文基于 COVID-19 的发病特点,认为辩证认识五运六气学说,深入挖掘其深刻的科学内涵,拓展其运用,将为中医防疫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

### 参考文献

- [1] 金锐. 从五运六气角度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发病、诊断及治疗[J]. 医学争鸣, 2020, 11(1): 11-14.
- [2] 张维骏, 刘润兰, 张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五运六气解析[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20, 38(3): 10-12.
- [3] 赵雪茹, 王博瑶. 根据五运六气学说探讨 2020 年气候变化及对人体的影响[J]. 河南中医, 2020, 40(2): 174-177.
- [4] 孟庆岩. 《内经》运气学说的发生学研究[D].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8.
- [5] 中华预防医学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专家组, 中华预防医学会.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的最新认识[J]. 中国病毒病杂志, 2020, 10(2): 86-92.
- [6] 窦晓鑫, 杨玉莹, 卜志超, 等. 试从中医角度认识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J]. 天津中医药, 2020, 37(2): 137-140.
- [7] 吕亚兰, 刘聪, 周文正, 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 SARS 和 MERS 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其防控措施[J]. 医药导报, 2020, 39(3): 334-337.
- [8] 朱光海, 杨品华, 刘明, 等. 基于“五运六气”理论预测 2019 年气候变化及发病规律[J].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41(6): 3-7.
- [9] 徐旭, 张莹, 李新, 等. 各地区中医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方案分析[J]. 中草药, 2020, 51(4): 866-872.
- [10] 迟显苏, 张硕. 天地人一体形象思维刍议[J]. 中国民间疗法, 2018, 26(8): 3-4.
- [11] 李晶. 己亥年(2019年)运气推演及疾病防治探微[J]. 中华针灸电子杂志, 2019, 8(2): 48-49.
- [12] 陆素琴. 浅谈“天人相应”整体观——以运气辨治思路治疗慢性荨麻疹为例[J]. 光明中医, 2019, 34(16): 2547-2550.

引用:雷霆,古诗琴,刘绪银,胡方林. 浅析葛洪对瘟疫的防治[J]. 湖南中医杂志,2021,37(5):128-129.

# 浅析葛洪对瘟疫的防治

雷霆<sup>1</sup>,古诗琴<sup>1</sup>,刘绪银<sup>2</sup>,胡方林<sup>1</sup>

(1.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410208;

2. 新邵县中医医院,湖南 新邵,422900)

**[摘要]** 汉末魏晋时期瘟疫流行,晋代道教医家葛洪提出了瘟疫“毒邪”“疠气”病因说,并将“毒”与多种传染性疾相联系,拓宽了疫病的内涵;同时创特异症或征、病因、实验、流行病学诊断模式;提出了养生强体、消毒隔离、针灸、药物等一系列防治措施,强调药物防治当循日辨治、辨病论治、辨证论治相结合,倡综合防治,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防治疫病的经验,为温病及疫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瘟疫;防治方法;葛洪

**[中图分类号]** R2-5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808/j.cnki.issn1003-7705.2021.05.050

晋代道教医家葛洪撰《抱朴子内篇》(简称《内篇》),以医为修道的阶梯,将医学纳入道教体系。葛洪积极开展医药学研究,撰《玉函方》百卷,摘其要约为《救卒方》(《肘后救卒方》,又名《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三卷。葛洪《肘后方》不仅将伤寒、时气、温病、痢疾、虏黄病、虏疮、阴阳毒病合为一篇,而且论述了“传尸(结核病)”“蛊病(血吸虫病)”“沙虱病(立克次体病)”“疥疮”“癩皮病(麻风病)”“霍乱”等杂疫,拓宽了疫病的内涵。葛洪重视瘟疫防治,对中医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 1 倡导毒疠病因说

瘟疫又称温病、温疫、时行病、时气病。《黄帝内经》认为疫病与气候异常相关,将其分为水疫、木疫、火疫、土疫、金疫。瘟疫以发热为主,因初起大多恶寒,故《黄帝内经》又

称之为热病,但归于“伤寒”范畴。《素问·热论》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

汉末魏晋瘟疫流行,葛洪通过深入研究,认为其乃感受“毒疠之气”所致。《肘后方》载:“伤寒、时行、瘟疫,三名同一种耳……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如此诊候相似,又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道术符刻,言五温亦复殊,大归终止,是共途也。”其突破了“伏寒化温说”的匡缚,为后世“疠气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肘后方》中将“毒”分为“阴毒”“阳毒”“热毒”“恶毒”“温毒”“伤寒毒气”“丹火恶毒”“溪毒”“沙虱毒”“射工水弩毒”等,并将具体疾病与对应的毒邪相联系,使病因明确化<sup>[1]</sup>。

**第一作者:**雷霆,男,2018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各家学说与道教医学

**通讯作者:**刘绪银,男,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内科学、中医医史文献与各家学说, E-mail: 865064462@qq.com

[13] 罗丹,张海明,于兆民,等. 中医“治未病”理论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的思考[J].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3(2):5-7.

[14] 李民听. 从兰州气候谈运气学说[J]. 陕西中医,1985,6(5):199.

[15] 汤巧玲,刘宏伟,高思华,等. 从六气角度探讨北京市痢疾发病与气象变动的关联性[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4):938-942.

[16] 顾植山. “三年化疫”说非典[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3,9(12):1-3.

[17] 顾植山. 伏燥论——对 SARS 病机的五运六气分析[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2):84-85.

[18] 顾植山. 运气学说对中医药辨治 SARS 的启示[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05,20(5):261-264.

[19] 顾植山,张玉萍. 从 SARS 看《素问遗篇》对疫病发生规律的认识[J]. 中医文献杂志,2004,22(1):30-32.

[20] 梁谊深. 从五运六气学说看“甲流”的中医药预防[J]. 河南中医,2010,30(6):568-569.

[21] 宋咏梅,陈聪. 辨时论治临证思路探析[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41(4):310-312.

[22] 张立平. 从“象”思维浅析《黄帝内经》“因时制宜”理论[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37(7):443-446.

[23] 王玉喜,姜宜惠,贾维刚. 辨燥邪[J]. 黑龙江中医药,2011,40(6):8-9.

[24] 王珊珊,张波. 浅析五运六气学说对伏气温病疫情的预测[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5,10(10):1337-1339.

[25] 顾植山. 让中医五运六气学说重放光芒[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30(2):137-142.

(收稿日期:2020-09-17)